

剑门苦竹寨 杖挑一滴江南水(四)

蜀中八柱①

□熊芙蓉 文/图

苦竹寨 守将心中一道梗

自1255年7月开始,段元鉴组织加固苦竹寨城堡,整修军事设施,操练兵马。

于蒙一方来讲,苦竹寨得而复失,汪德臣岂甘示弱?

“苦竹隘峭壁峭险,有请建天桥者”,蒙军中甚至有人建议汪德臣架天桥攻打苦竹寨。说明蒙古曾多次发动过攻打苦竹寨的军事行动,终未成功,不得不将主力撤出剑门关,退守利州。

蒙攻不下苦竹寨,便设法拦截运往苦竹寨的粮食、兵饷。双方在剑门关一带多次短兵相接。除截获苦竹寨大量军粮物资外,汪德臣于1256年春赴阙(入朝)觐见蒙哥,获得金帛、名马、锦衣、玉带大量赏赐嘉奖,回蜀更是大力经营防务,从渔关至沔,架设桥梁108座,“如履平地”,大大改善交通之后又部署南攻。

四川新任制置史蒲纶之在利州南线加强兵力部署,急调杨大渊守剑门及灵泉山(阆中),段元鉴调往苍溪、阆中督军,杨礼接任隆庆知府,坚守苦竹寨。

第二年初,杨礼想放弃苦竹寨而换守吉平,宋理宗得知后传令大意为:蒙兵一直想占据苦竹隘,不能舍。丞相程之凤也劝阻道:“段元鉴收复此隘极为不易,不能放弃。”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苦竹寨,杨礼居然想主动放弃,其中苦涩,只有到过现场的人才能揣摩一二。苦竹寨的生存艰辛由此可窥一斑。



隆庆府八卦井遗址。

南宋宝祐二年秋(1254年),余玠继任李曾伯走马上任,宋军开始在隆庆地区展开反攻,由都统段元鉴统军指挥。8月,收复西堡(地名不详);10月,收复普安。12月,南永忠手下将领周德荣趁南永忠北上觐见蒙哥汗之机,怒杀南全家,密约段元鉴收复苦竹寨,不料东窗事发,周德荣不幸被捕,大骂而死。由西堡派出的宋将马徽、白端等也在接应途中英勇献身。

李曾伯趁势集结重兵准备收复苦竹寨。段元鉴一面死堵剑门关,一面强攻苦竹寨,经数次血战,全歼城堡叛军、蒙军,收复了失守八个月之久的苦竹隘,周围副城相继被收复。

消息传到杭州,南宋朝野欢欣鼓舞,宋理宗大奖段元鉴,犒赏守城士兵,并特免“隆庆租税五年”。



隆庆府原址上修建的林业用房。

苦竹寨 蒙哥心头一根刺

1258年,忽必烈绕道吐蕃占领大理,完成了从南面包抄四川的军事部署。蒙哥亲统大军主力入蜀,几路分进合击,全力伐宋。

蒙哥大汗亲征蜀道,拣最硬的骨头来啃。七月达汉中,十月抵利州后,首先驾幸昭化,查看蒙军大部队从白水关南下的线路,因之前曹友闻在朝天峡夹击水路而下的蒙军,烧毁了明月峡栈道,蒙军从七盘关入蜀已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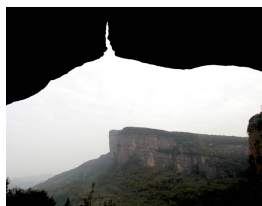
见白龙江汇入嘉陵江处水流湍急,蒙哥担心大军难以渡过。汪德臣调集军民,数日之内在白水江架浮桥一座,蒙哥大为惊叹:“汪总帅言不虚发!”赐白金三十斤,命刻石记功。

同年,蒙都元帅纽璘在马湖江(今四川屏山)之战中活捉了都统制张实。蒙哥遣张实至苦竹隘劝降。张实曾在余玠任下治军,多次来苦竹寨巡察,熟知地形,他虽为败将但却是条硬汉,进入苦竹寨后,即与杨礼坚守。苦竹寨军心大振,士气高昂!

蒙军渡过白水江迅速拿下剑门关。“稍作攻打,迅速拿下、死堵”,从发黄的史书缝隙可以窥见,此时南宋对于剑门关已成象征性防守,而将防御重点放在了苦竹寨,有绝地图存保存实力以图将来之用意。

照理,蒙古只要破了剑门关,陆路南下成都,水路南下重庆应无任何阻挡,舍弃一个小小的苦竹寨(苦竹寨驻军最多时仅600人)对蒙古大军应该不构成威胁。可蒙哥是大汗,他的颜面尊严,表率 and 骄傲决定了苦竹寨是他必须拔除的第一个铁钉。

人末路 将士血沃苦竹寨



苦竹寨对面山洞看小剑山。魏严朝摄

战旗猎猎,刀剑铿锵,蒙古大军兵压大剑山,威逼苦竹寨,一场恶战在即。

11月9日,蒙军兵临城下强攻,蒙哥亲自督阵,史枢、汪德臣为前锋。汪选定进军路线,以火炮掩护,率精兵强将顺岩而下,跃小剑溪攀援而上。只见城堡鼙鼓猛然响起,飞石滚木倾泻而下,一批批蒙兵掉下深谷,死伤无数,壅塞小剑溪。

久攻不下,又有大汗督阵,汪德臣亲率一支身怀绝技的敢死队,带上弓箭、套索、标枪、狼牙棒贴壁强攻硬上。蒙哥在远处平台观察后惊叹道:“人称汪总帅胆勇,果非虚誉!”



苦竹寨寨门石刻。魏严朝摄

蒙古骁将各尽其能,次第轮番仰攻。

在高原、平地作战所向披靡的蒙军,在狭窄陡峭的苦竹寨难以施展手脚,走入穷途末路。

若继续硬攻,只有一个结果:葬身寨沟,雪染小剑溪。然而历史却如此蹊跷。突然间,隆庆裨将赵仲武打开寨门投降。蒙军从卷洞门蜂拥而上,隆庆军民拼死拒敌,终因寡不敌众而败。杨礼当场战死,众将士血沃苦竹寨。或许隆庆军民知道蒙古不会轻饶投降的张实,在混战中掩护他下山逃命。可十天还是被俘,被残酷地五马分尸。

蒙哥乘胜而下,血洗长宁山,而段元鉴、王佐、徐昕等南宋忠将也在长宁等地先后阵亡。其他山寨在战与降之间纠结摇摆,因对“屠城”的恐惧,一些实力较弱的山寨选择了投降;整个嘉陵江流域防御全面崩溃,战火迅速蔓延到了钓鱼城和重庆城。

堡垒 为何总从内部攻破?

“问处分明答处端,还同双剑(大小剑山)倚天寒。一从楼阁门开后,满面惭怕无处安。(释如琰《颂古五首》之一)”

苦竹寨寨门依然悬挂绝壁,像当初一样坚固结实,完好无损。仰望,它是那么小,小得像一个毛孔;那份神秘,让人生出无数揣度与遐想。寨门巨石状如猛虎张开巨口嘶嘶,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犹如虎舌卷起的穹隆,难怪被称作卷洞门。

走近,抚摸。坚硬,冰凉。像先人被寒风冻硬的内心。光线被卷洞门切割成一把刀的形状,锋利,寒光闪闪。

“宝祐乙卯七月吉日武功大夫右骁卫将军知隆庆府事节制屯戍军马任措置捍卫段元鉴创建”,一笔一划皆是决心。阴刻小楷依然是南宋书法的精致范儿,凹凸的触感像山寨褶皱的心事。一丛细竹破石而出,枯荣参半的竹枝斜伸过来,在洞口摇曳,像是在为英烈们招魂。这竹被村主任称为霸竹,而“苦竹”已被赋予另一重象征意义。石头是大剑山之魂,苦竹是小剑山之魂。没有这从石头里长出来的竹,就没有上山的路。

穿过卷洞门,擦岩上行,两块砾岩巨石中间有仅容一人通过的缝隙,这是苦竹寨第二道天然寨门。这道门之后,依然是悬崖绝壁,绝壁上有仅容半只脚的小路。在村主任的保护下,我趴在崖壁,伸出脚将枯叶刨开,倘若一滑,将跌入万丈深渊。手脚并用爬上斜坡,上行地势越来越平坦开阔。山顶护林房就是在当年隆庆府府衙遗址上修建,墙壁上尽是针对苦竹寨的胡乱涂鸦。

我们开始满山寻找宋军的火药槽、八卦井、插旗石……山顶土薄植物并不茂盛,竹更为瘦小。想到每一寸土曾经都被鲜血浸透渗入石头,我踩得好好轻轻……

赵仲武,你为何开门?这天然地势得天独厚,一人死守都万无一失,何况张实入内以后,苦竹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啊?!

关于赵仲武献城门没有过多的文字记载,我所查阅的所有资料显示只有“误献”和“窃献”一字之别。一说蒙哥无计可施之际,史天泽部裨将史枢夜率数十名精兵,缒绳入绝涧,攀峭壁而上,虚张声势,喊声大作,赵仲武误以为蒙军已经攻上寨来,乃献城门投降,这是“误献”?真相为何,只有历史知道。

似乎命定的劫数,苦竹寨依然没有逃脱与剑门关相同的运轨——非正面攻破。

剑门关插上门闩,蜀地理应安然无恙。但剑门关在历史上却屡屡被攻破,迂回偷渡,倒攻夹击,奇袭智取举不胜举。剑门关就是一个悖论,一个伪命题似的悖论。关键时刻总有意外发生,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不由让人唏嘘——人的历史终归不由山来书写。

于此,只有哀叹,正如赵晓梦长诗《钓鱼城》中那隐隐的叹息:

城墙上的血迹从未干过
城下的田野从未停止荒芜
我们单存的努力
拼接不起散落一地的王朝